

容齋隨筆

宋

洪邁著

著

第四冊

進步書局校印

容齋續筆卷九十四則

三家七穆

春秋列國卿大夫世家之盛無越魯三家鄭七穆者魯之公族如臧氏展氏施氏子叔氏叔仲氏東門氏邵氏之類固多唯孟孫叔孫季孫實出於桓公其傳序累代皆秉國政與魯相為久長若按之以理則桓公弑兄奪國得罪於天顧使有後如此鄭靈公亡無嗣國人立穆公之子子良子良辭以公子堅長乃立堅是為襄公襄公將去穆氏子良爭之願與偕亡乃舍之皆為大夫其後位卿大夫而傳世者罕駟豐印游國良故曰七穆然則諸家不逐而獲存子良之力也至其孫良霄乃先覆族而六家為卿如故此又不可解也

貢薛韋康

漢元帝紀贊云貢薛韋康迭為宰相謂貢禹薛廣德韋元成康衡也四人皆握疑自好當優柔不斷之朝無所規救衡專附石顯最為邪臣廣德但有諫御樓船一事禹傳稱在位數言得失書數十上元成傳稱為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皆不著其有過按劉向傳宏恭石顯白逮更生下獄下太傅韋元成諫大夫貢禹

與廷尉雜考劾更生前為九卿坐與蕭望之周堪謀排許史毀離親戚欲退去之而獨專權為臣不忠幸不伏誅復蒙恩召用不悔前過而教令人言變事誣罔不道更生坐免為庶人若以漢法論之更生死有餘罪幸元帝不殺之耳京房傳房欲行考功法石顯與韋丞相皆不欲行然則韋貢之所以進用皆陰附恭顯而得之班史隱而不論唯於石顯傳云貢禹明經著節顯使人致意深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至御史大夫正在望之死後也

### 兒寬張安世

漢史有當書之事本傳不載者武帝時兒寬有重罪繫按道侯韓說諫曰前吾丘壽王死陛下至今恨之今殺寬後將復大恨矣上感其言遂賞寬復用之宣帝時張安世嘗不快上所謂不上意欲誅之趙充國以為安世本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見謂忠謹宣金度之安世用是得免二事不書於寬及安世傳而於劉向充國傳中見之豈非以二人之賢為諱之邪韓說能以一言救賢臣於垂死而不於說傳書之以揚其善為可惜也

### 深溝高壘

韓信伐趙趙陳餘聚兵井陘口禦之李左車說餘曰信來勝而去國遠鬪其鋒不可當願假奇兵從間道絕其輜重而深溝高壘勿與戰彼前不得鬪退不得還不至十日信之頭可致麾下餘不聽一戰成擒七國反周亞夫將兵往擊會兵滎陽鄧都尉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願以梁委之而東北壁昌邑深溝高壘使輕兵塞其饒道以全制其極周亞夫從之吳果敗亡李鄧之策一也而用與不用則異耳秦軍武安西以攻關與趙奢救之去邯鄲三十里堅壁二十八日不行復益增壘既乃卷甲而趨之大破秦軍奢之將略所謂玩敵於股掌之上雖未合戰而勝形已著矣前所云鄧都尉者亞夫故父絳侯客吳楚為將還上書言軍事拜為城陽中尉鄧公也鼂錯傳云錯已死謁者僕射鄧公為校尉擊者豈非鄧都尉乎亞夫傳以為此策乃自請而後行顏師古疑其不同然以事料之必非出於己也

### 生之徒十有三

老子出生入死章云出生入死生之徒十有三死之徒十有三人之生動之死地十有三夫何故以其生生之厚王弼注曰十有三猶云十分有三分取其生道全生之極十分有三耳取死之道全死之極十分亦有三耳而民生生之厚更之無生之地

焉其說甚淺且不解釋後一節。唯蘇子由以謂生死之道以十言之三者各居其三矣。豈非生死之道九而不生不死之道一而已乎。老子言其九不言其一使人自得之以寄無思無為之妙其論可謂盡矣。

### 臧氏二

臧文仲居蔡孔子以為不智。蔡者國君之守。龜出蔡地因以為名焉。左傳所稱作虛器。正謂此也。至其孫武仲得罪於魯出奔邾使告其兄賈於鑄且致大蔡焉曰紇之罪不及不祀子以大蔡納請其可。蓋請為先人立後也。賈再拜受龜使弟為為己請遂自為也。乃立臧為為之子曰昭伯嘗如晉從弟會竊其寶龜僂句。龜所出地名以下為信與僭。僭吉。僭不信也會如晉昭伯問內子與母弟皆不對會之意欲使昭伯疑其若有他故者歸而察之皆無之執而戮之逸奔邾。及昭伯從昭之孫於齊季平子立會為臧氏後會曰僂句不余欺也。臧氏二事皆以弟而奪其兄位亦異矣。

### 有扈氏

夏書甘誓啓與有扈大戰於甘以其威侮五行怠棄三正天用勦絕其命為辭。孔安國傳云有扈與夏同姓恃親而不恭其罪如此耳。而淮南子齊俗訓曰有扈氏為義

而亡知義而不知宜也。高誘注云：有扈夏啟之庶兄也。以堯舜舉賢，禹獨與子。故伐啟，啟亡之。此事不見於他書。不知誘何以知之。傳記散軼，其必有以為據矣。莊子以爲禹攻有扈國，爲虛厲，非也。

### 太公丹書

太公丹書。今罕見於世。黃魯直於禮書得其諸銘而書之。然不著其本始。予讀大戴禮。武王踐阼篇載之甚備。故悉記錄以遺好古君子云。武王踐阼三日，召士大夫而問焉。曰：「罔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以爲子孫常者乎？」皆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可得見與？」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王齋三日，尚父端冕奉書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強則枉，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行之博可以爲子孫常者，此言之謂也。」又曰：「以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百世；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爲戒書於席之四端。爲銘：前左端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銘曰「無行可悔」，後左端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銘曰「所監不遠」。視爾所代，凡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詒，口戕，口鑑之銘。

曰。見爾前。慮爾後。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游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惡乎失道於嗜欲。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共。共則壽。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食自杖。戒之懼。懼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失。無勤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勤弗及。而曰我杖之乎。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搖搖。雖有聖人不能為謀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劍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信德則崩。弓之銘曰。屈申之義。發之行之。無忘自過。矛之銘曰。造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孫。凡十七銘。賈誼政事書所陳教太子一節十餘言。皆此書保傳篇之文。然及胡亥趙高之事。則為漢儒所作可知矣。漢昭帝紀通保傳傳文。穎注曰。賈誼作在禮大戴記。其此書乎。荀卿議兵篇。敬勝忘則吉。怠勝敬則滅。計勝欲則從。欲勝計則凶。蓋出諸此。左傳晉楚約著於丹書。謂以丹書其罪也。其名偶與之同耳。漢祖有丹書鐵契以待功臣。蓋又不同也。

漢景帝為人甚有可議。鼂錯為內史。東出不便。更穿一門南出。南出者太上皇廟垣也。丞相申屠嘉聞錯穿宗廟垣。為奏請誅錯。錯恐。夜入宮上謁自歸。上至朝。嘉請誅錯。上曰。錯所穿非真廟垣。乃外垣垣。且又我使為之。錯無罪。臨江王榮以皇太子廢為王。坐侵太宗廟塋地為宮。詣中尉府對簿責訊。王遂自殺。兩者均為侵宗廟。榮以廢黜失寵。至於殺之。錯方貴幸。故略不問罪。其不公不慈如此。及用袁盎一言。錯即夷族。其寬恩忍殺復如此。

### 蕭何先見

韓信從項梁居戲下。無所知名。又屬羽。數以策干羽。羽弗用。乃亡歸漢。陳平事項羽。使擊降河內。已而漢攻下之。羽怒。將誅定河內者。平懼誅。乃降漢。信與平固能擇所從。然不若蕭何之先見。何為泗水卒史。事第一。秦御史欲入言召何。何固請得毋行。則當秦之未亡。已知其不能久矣。不待獻策弗用。及懼罪且誅。然後去之也。

### 史漢書法

史記前漢所書高祖諸將戰功。各為一體。周勃傳攻開封。先至城下為多。攻好時。最擊咸陽。最攻曲遇。最破臧荼。所將卒當馳道為多。擊胡騎平城下。所將卒當馳道為

多。夏侯嬰傳破李由軍。以兵車趣攻戰疾。從擊章邯。以兵車趣攻戰疾。擊秦軍雒陽東。以兵車趣攻戰疾。灌嬰傳破秦軍於杠里。疾鬪攻曲遇戰疾。力戰於藍田。疾力擊項佗軍。疾戰。又書擊項冠於魯下。所將卒斬司馬騎將各一人。擊破王武軍。所將卒斬樓煩將五人。擊武別將。所將卒斬都尉一人。擊齊軍於歷下。所將卒虜將軍將吏四十六人。擊田橫。所將卒斬騎將一人。從韓信。卒斬龍且。所將卒身生得周蘭。破薛郡。身虜騎將。擊項籍陳下。所將卒斬樓煩將二人。追至東城。所將卒共斬籍。擊胡騎晉陽下。所將卒斬白題將一人。攻陳豨。卒斬特將五人。破黥布。身生得左司馬一人。所將卒斬小將十人。傳寬傳屬淮陰。擊破歷下軍。屬相國參。殘博。屬太傅勃。擊陳豨。鄼商傳與鍾離昧戰。受梁相國印。定上谷。受趙相國印。五人之傳書法不同如此。灌嬰事尤為複重。然讀之了不覺細瑣。史筆超拔高古。范曄以下。豈能窺其蘊奧哉。又史記灌嬰傳書受詔別擊楚軍後。受詔將郎中騎兵。受詔將車騎別追項籍。受詔別降樓煩以北六縣。受詔并將燕趙車騎。受詔別攻陳豨。凡六書受詔字。漢滅其三云。

蒲昭田蚡

周勃為人告欲反。下廷尉逮捕。吏稍侵辱之。初勃以誅諸呂功。益封賜金。盡以予太

后弟溥昭及繫急昭為言太后后以語文帝。迺得釋。王恢坐為將軍不出擊匈奴。單于輜重下廷尉當斬。恢行千金於丞相田蚡。蚡不敢上言而言於太后。后以蚡言告上。上竟誅恢。蚡者王太后同母弟也。漢世母后豫聞政事。故昭蚡憑之以招權納賄。其史所不書者。當非一事也。神宗熙寧七年。天下大旱。帝對朝嗟歎。欲盡罷法度之不善者。王安石怫然爭之。帝曰。比兩宮泣下。憂京師亂起。以為更失人心。安石曰。兩宮有言。乃向經曹侂所為耳。是時安石力行新法。以為民害。向經曹侂能獻忠於母后。可謂賢戚里矣。而安石非沮之。使遇溥昭田蚡。當如何哉。高遵裕坐西征失律。抵罪。宣仁聖烈后臨朝。宰相蔡確乞復其官。后曰。遵裕靈武之役。塗炭百萬。得免刑誅。幸矣。吾何敢顧私恩而違天下。公議其聖如此。雖有昭蚡百輩。何所容其姦乎。

### 文字結尾

老子道經孔德之容一章。其末云。吾何以知眾甫之然哉。以此。蓋用二字結之。左傳叔孫武叔使郈馬正侯。犯殺郈宰。公若藐弗能。其國人曰。吾以劍過朝。公若必曰。誰之劍也。吾稱子以告。必觀之。吾偽固而授之。末則可殺也。使如之。孟子載齊人一妻一妾而處室者。其良人出必壓酒肉而後反。問所與飲食者。則盡富貴也。妻矐其所

之乃之東郭墻間之祭者乞其餘歸告其妻曰良人者所仰望而終身也今若此此二事反復數十百語而但以使如之及今若此各三字結之史記封禪書載武帝用方士言神祠長陵神君李少君謬忌少翁游水發根藥大公孫卿史寬舒丁公王朔公玉帶越人勇之之屬所言祠竈化丹沙求蓬萊安期生立太一壇作甘泉宮臺室柏梁仙人掌壽宮神君鬪暴小方泰帝神鼎雲陽美光侯氏城僊人跡太室呼萬歲老父牽狗白雲起封中德星出越祠雞卜通天臺明堂昆侖建章宮五城十二樓凡數十事三千言而其末云然其效可睹矣則武帝所與為者皆墮誕罔中不待一二論說也文字結尾之簡妙至此

### 國初古文

歐陽公書韓文後云予少家漢東有大姓李氏者其子堯輔頗好學予游其家見其敝篋貯故書在壁間發而視之得唐昌黎先生文集六卷脫落顛倒無次序因乞以歸讀之是時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予亦方舉進士以禮部詩賦為事後官於洛陽而尹師魯之徒皆在遂相與作為古文因出所藏昌黎集而補綴之其後天下學者亦漸趨於古韓文遂行於世又作蘇子美集序云子美之齒少於予而予學古文反在

其後天聖之間學者務以言語聲偶擿裂以相誇尚子美獨與兄其才氣及穆參軍伯長作為古歌詩雜文時人頗共非笑之而子美不顧也其後學者稍趨於古獨子美為於舉世不為之時可謂特立之士也柳子厚集有穆修所作後叙云子少嗜觀韓柳一家之文柳不全見於世韓則雖目其全至所缺墜亡字失句獨於集家為其凡用力二紀文始幾定時天聖九年也予讀張景集中柳開行狀云公少誦經籍天水趙生老儒也持韓愈文僅百篇授公曰質而不麗意若難曉予詳之何如公一覽不能捨歎曰唐有斯文哉因為文章直以韓為宗尚時韓之道獨行於公遂名肩愈等紹先韓之道大行於今自公始也又云公生於晉末長於宋初扶百世之大教續韓孟而助周孔兵部侍郎王祐得公書曰子之文出於今世真古之文章也兵部尚書楊昭儉曰子之文章世無知者已二百年矣開以開寶六年登進士第景作行狀時咸平三年開序韓文云予讀先生之文自年十七至於今凡七年然則在國初開已得昌黎集而作古文去穆伯長時數十年矣蘇歐陽更出其後而歐陽略不及之乃以為天下未有道韓文者何也范文正公作尹師魯集序亦云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洎楊大年專事藻飾謂古道不通於用廢而弗學者久之師魯與

穆伯長力為古文歐陽永叔從而振之由是天下之大一變而古其論最為至當

容齋續筆卷十七則

經傳煩簡

左傳蔡聲子謂楚子木曰善為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濫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其語本於大禹謨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也晉叔向詒鄭子產書曰先王議事以制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泣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其語本於呂刑惟良哲獄哲人惟刑也旨意則同而經傳煩簡為不侔矣

曹參不薦士

曹參代蕭何為漢相國日夜飲酒不事事自云高皇帝與何定天下法令既明遵而勿失不亦可乎是則然矣然以其時考之承暴秦之後高帝創業尚淺日不暇給豈無一事可關心者哉其初相齊聞膠西蓋公善治黃老言使人厚幣請之蓋公為言治道貴清淨而民自定參於是避正堂以舍之其治要用黃老術故相齊九年齊國安集然入相漢時未嘗引蓋公為助也齊處士東郭先生梁石君隱居深山薊儼為

參客或謂徹曰先生之於魯相國拾遺舉過顯賢進能二人者世俗所不及何不進之於相國乎徹以告參參皆以為上賓徹善齊人安其生嘗干項羽羽不能用其策羽欲封此兩人兩人卒不受凡此數賢參皆不之用若非史策失其傳則參不薦士之過多矣

### 漢初諸將官

漢初諸將所領官多為丞相如韓信初拜大將軍後為左丞相擊魏又拜相國擊齊周勃以將軍遷太尉後以相國代樊噲擊燕樊噲以將軍攻韓王信遷為左丞相以相國擊燕酈商為將軍以右丞相擊陳豨以丞相擊黥布尹恢以右丞相備守淮陽陳涓以丞相定齊地然百官公卿表皆不載蓋蕭何已居相位諸人者未嘗在朝廷特使假其名以為重耳後世使相之官本諸此也

### 漢官名

漢官名既古雅故書於史者皆可誦味如朝臣斷斷不可光錄勳誰可以為御史大夫者御史大夫言可聽郎中令善媿人丞相議不可用太尉不足與計大將軍尊貴誠重大將軍有揖客京兆尹可立得大夫來私車來邪天官丞日晏不來謝田夫大

曉大司農大司馬欲用是忿恨後將軍數畫軍冊光祿大夫大中大夫書父二人以老病罷駙馬都尉安所受此語之類又如所書路中大夫韓御史大夫叔孫太傅鄭尚書鮑司隸趙將軍張廷尉亦然有法後漢書執金吾擊郾大司馬當擊究大司馬習用步騎等語尚有前史餘味

漢唐輔相

前漢宰相四十五人自蕭曹魏丙之外如陳平王陵周勃灌嬰張蒼申屠嘉以高帝故臣陶青劉舍許昌薛澤莊青翟趙周以功臣侯子孫竇嬰田蚡公孫賀劉屈氂以宗戚衛綰李蔡以士伍唯王陵申屠嘉及周亞夫王商王嘉有剛直之節薛宣翟方進有材其餘皆容身保位無所建明至於御史大夫名為丞相尤錄錄不足數劉向所謂御史大夫未有如兒寬者蓋以餘人可稱者少也若唐宰相三百餘人自房杜姚宋之外如魏徵王珪褚遂良狄仁傑魏元忠韓休張九齡楊綰崔祐甫陸贄杜黃裳裴垍李絳李藩裴度崔羣韋處厚李德裕鄭畋皆為一時名宰考其行事非漢諸人可比也

漢武留意郡守

漢武帝天資高明。政自己出。故輔相之任。不甚擇使。若但使之奉行文書而已。其於除用郡守。尤所留意。莊助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廬。懷故土。出為郡吏。聞者濶焉。久不聞問。吾丘壽王為東郡都尉。上以壽王為都尉。不復置太守。詔賜璽書曰。子在朕前之時。知略輻湊。及至連十餘城之守。任四千石之重。職事並廢。盜賊從橫。甚不稱在前時何也。汲黯拜淮陽太守。不受印綬。上曰。君薄淮陽邪。吾今召君矣。顧淮陽吏民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觀此三者。則知郡國之事。無細大。未嘗不深知之。為長吏者。常若親臨其上。入安有不盡力者乎。惜其為征伐者。侈所移。使民間不見德澤。為可恨耳。

### 苦蕒菜

吳歸命侯天紀三年八月。有鬼目菜生。工人黃耆家有蕒菜生。工人吳平家高四尺。厚三分。如枇杷形。上廣尺八寸。下莖廣五寸。兩邊生葉綠色。東觀按圖名鬼目作芝草。蕒菜作平慮草。以耆為侍芝郎。平為平慮郎。皆銀印青綬。唐五行志中宗景龍二年。岐州郿縣民王上賓家有苦蕒菜。高三尺餘。上廣尺餘。厚二分。說者以為草妖。予按蕒菜即苦蕒。今俗呼為苦蕒者是也。天紀景龍之事。甚相類。歸命次年亡國。中宗